

『红衣少女』导演陆小雅

从影74年，仍有想拍电影的冲动

8月1日，陆小雅导演再回峨影。周琴摄

在中国电影史上，第四代导演陆小雅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名字。1985年，陆小雅导演及编剧的电影《红衣少女》斩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奖、第八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，一举成名。此后，《红与白》《热恋》等影片中，她用自然、朴素、真实的创作风格，捕捉时代的变迁，也关注大时代下个人的命运与选择。

今年8月初，百花奖落地成都，年过80岁的陆小雅导演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，她说，四川成都是她的福地。近日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专访陆小雅导演，她表示，电影依然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，她希望能有机会再拍一部电影，一部关于她自己的电影。

1

做导演要有自己的坚持
“能在作品里与观众共情共鸣”

1941年，陆小雅出生于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父亲是大学教授，母亲是高中语文老师。父母是她电影的启蒙者。陆小雅回忆：“父母带着我看卓别林的《淘金记》、莎士比亚的《王子复仇记》，后来还有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，这是我童年关于电影的启蒙。”

1950年，陆小雅在电影《刘胡兰》中扮演了童年刘胡兰，这是她的首次“触电”，从此迷上了电影表演。高中毕业后，她考入长影表演培训班（长春电影学院前身），1961年毕业后成为长影厂剧团和译制片室演员。1975年，她调入峨眉电影制片厂任编辑、场记，此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完成学习。毕业后，她回到峨影厂任导演，兼任编剧，自此开启了电影创作生涯。

一次，她在期刊上看到了铁凝的小说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，小说围绕普通高中女生安然的生活经历，展现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和一场深层次的思想冲突，当时就觉得自己被小说里面有些东西点燃，她有一些话想要表达：“安然想要保持自己的个性，真诚地生活。当受到外界的干扰、阻碍，其成长的过程就会历经艰辛，这种艰辛是心灵的痛苦和不被理解。这样的一些想法，就希望在电影作品中能够得到观众的共情和共鸣。”

《红衣少女》公映后反响强烈，报刊上的讨论长达几个月，电影女主角安然的红衬衫成了女孩子穿上大街的时髦着装，电影主题曲《闪光的珍珠》一时间成了流行曲。该片获得金鸡奖与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、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，陆小雅也凭借此片入围金鸡奖最佳导演。“《红衣少女》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经典的符号与象征。”

这些年，陆小雅创作了包括《法庭内外》《红衣少女》《热恋》《红与白》等优秀影片，77岁时，她再执导筒，执导电影《难以置信》。

谈及电影创作的追求，陆小雅说，身为导演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“坚持”，“一定要坚持，包括你的艺术质量，包括你要表达的东西，如果妥协就完了。”生活中说话轻柔温和的陆小雅，会坚持自己的表达，有时甚至会据理力争。



年轻时的陆小雅受访者供图

陆小雅

1941年生于湖南，国家一级导演，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

1984年，她执导（兼编剧）的电影《红衣少女》，获得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、第8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、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，她凭借该片入围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。

2017年，陆小雅复出，并执导（兼编剧）电影《难以置信》。

电影《红衣少女》海报。
图据峨影

2

人生面临很多选择
女导演最苦是“别离”

改革开放后，国内电影界出现了一批女性创作者，陆小雅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她告诉记者，女导演在那个年代已经不鲜见了，“因为王苹导演（代表作《槐树庄》）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，再加上我们第四代一大批女导演出现了，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男女平等的国策有关系。”

陆小雅作品中有很多重要角色是女性，比如《法庭内外》中的尚勤、《红衣少女》中的安然、《热恋》中的文洁非，但这并非出于刻意或必然，而是故事本身决定的。在她看来，目前中国电影尚未出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电影，但不可否认，里面不乏具有女性意识的佳作。

今年8月，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之一王君正突发疾病在北京去世，陆小雅在朋友圈写下缅怀的文字：“做电影导演的女性很苦，人生本来就不易，不会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。”

女导演很苦，最苦是“别离”。陆小雅和同是导演的丈夫从连文（代表作《小巷名流》）育有两个女儿。因为工作需要，夫妻俩经常需要外出拍戏，一走就是几个月。陆小雅回忆起一个很有镜头感的细节：“我们曾在北京首都机场的自动扶梯上迎面相遇，当时都很惊讶，因为都不知道对方当天要坐飞机。然后我们俩从扶梯上下来，到旁边说了几句话，又分开坐飞机走了。”

由于时常不在家，孩子就托给家人或者朋友照料。大女儿高考时，陆小雅只能通过打电话“遥控”。小女儿很多时候会用哭来表达对妈妈的不舍，“我出门时，二女儿用被子蒙着头，我揭开被子，看见她在哭……”

20世纪80年代，交通通信并不便利，“一个摄制组所在的招待所就只有一部电话，打个长途要跑到市中心的电报局，还得排队。”长期与家人分离，大都通过信件联系，陆小雅至今还保留了一纸箱信件，包括家书、与演员及其他知名人士之间的通信。

1989年，执导（兼编剧）电影《热恋》后，陆小雅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拍戏。1993年丈夫检查出患有癌症，“当时大夫说他只能活一年。”为此她推掉了很多工作机会，陪伴在丈夫身边，她说：“人的一生面临着很多选择，我永远觉得人比事业重要，所以我选择了陪伴。”在她的悉心照顾下，从连文导演患癌后存活了13年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3

如何让更多人走进影院？
“好的票房要靠好的电影”

2017年陆小雅复出，执

导电影《难以置信》。再度回到摄影机前，她并没有久违的陌生感，与新生代演员合作都很愉快。

如今的陆小雅，朋友圈保持着每月几更的频率，当然更多的空间还是留给深爱的电影。她曾转发电影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相关物料，称这是“电影人的壮举”。

之前住在深圳家里的时候，陆小雅平均每周会去看两次电影，现在搬去养老社区的她，虽然观影频率不如从前，但遇到好片仍然不会错过：“现在一天也没脱离过电影，昨天还和女儿、外孙女一起去看《里斯本丸沉没》，震撼，太好了。”说起电影，电话那头的她声音愈发温柔，“我的第一爱好仍是电影，少年是电影，青年是电影，老年还是电影，没有改变过。”

今天，如何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走进电影院？陆小雅认为，一方面是要让更多人懂得电影本身的价值；另一方面，创作者也应肩负起责任，“好的票房还是要靠好的电影。中国不缺智者，所以我相信很多有智慧的电影工作者在为他的下一部作品努力。”此外，她建议评论界要真正发挥作用，需要一批能讲真话，有鉴赏能力、有良心和责任感的评论，为观众选片提供引导。

4

四川是福地
未来还想拍部自传电影

今年8月初，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成都举行。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人齐聚一堂，陆小雅也再度回到成都，她说：“四川是我的福地。”

1975年到峨影厂工作，直至退休，峨影无疑是陆小雅艺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站。这次回到成都，她又见到了很多峨影的老朋友：“跟他们见面我特别开心，我觉得见一面少一面。将来我走不动了，可能也不会再回成都了，但是我会时时想起他们。”她向西昌建川电影博物馆捐赠了约600件物品，作为送给四川的礼物，“包括《红衣少女》的分镜头手稿，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东西”。

阅读，是陆小雅每天都会做的事情。“我现在脑子还好使，没别的，就是终身学习。”但她也清楚地意识到，生理的衰老不可避免，尽管如此，她仍然有想拍电影的冲动：“这一生有很多题材都没有拍完。”

如果还有机会再执导筒，想要拍什么呢？陆小雅说，最想拍的还是跟自己有关的电影。在还没开拍前，她会用文字先去表达内心所想，“真正的自传还没开始写，但是会开始的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
记者 周琴